



◎易拉罐

CANCAN

我们没有讨厌亲情，我们只是太过迷惘。
我们不是都脑残火星，我们只想更受关爱。
我们任性叛逆是有原因的，
我们只有试卷，缺少玩伴，
我们是孤独另类的一代。
我们以为自己长大了，
我们却是未成熟的半成品……



带不走夏伤

Endless Sorrow

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流年带不走夏伤 / 易拉罐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10.10

ISBN 978-7-5438-6995-0

I. ①流… II. ①易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14435号

出 版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湖南人民出版社
(地址: 长沙市盈盘东路3号 邮编: 410005)

经 销 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220000

印 张: 16.5

出版时间: 2011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
出 版 人: 李建国

责任编辑: 胡如虹

特约编辑: 郭 翔

装帧设计: 四维空间

ISBN 978-7-5438-6995-0

定 价: 25.00元

发 行: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·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(地址: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)

联系电话: 010-64424576

邮购热线: 010-64424576

传 真: 010-64427328

公司网址: www.yongsibook.net

Endless sorrow

流年带不走夏伤 易拉罐 著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
湖南人民出版社

Endless sorrow

流年带不走夏伤 易拉罐 著

请铭记，
在我们为失去的痛心时，
已与将得到的，
失之交臂！

Chapter. 1	流年 我们分手吧	005
Chapter. 2	流年 天使正离开	025
Chapter. 3	流年 给你幸福	043
Chapter. 4	塚爱 如果爱该深爱	073
Chapter. 5	塚爱 他是玩我的	097
Chapter. 6	塚爱 不输于过去的现在	117
Chapter. 7	塚爱 全世界最大的爱	141
Chapter. 8	夏伤 我不是小姐	163
Chapter. 9	夏伤 90后的女孩	183
Chapter. 10	夏伤 非天使手札	205
番外	宁静/原野/陶琳娜/许默年	225

夏伤，过去是一场和时光的告别。

引

我又看到我们并肩走过树荫。

是风吹叶动的参天乔木，首尾相继。流年遮蔽住所有叶片间闪动的光芒，和光芒下相偕而行的背影。

如果那是爱情。

它渗透在往事的细枝末节，组成我们念念不忘的岁月，却终与潮湿而下的雨水一起蒸发在碎石路缝里。

成为永恒的，青春的祭奠。

出场主要人物：

夏怡：我错过了你，所以我不爱你。如果我爱你，就绝不会看着错失爱情……

原野：老婆，你必须相信我不是个花心的人，我花心是因为没碰见对的人。

许默年：夏怡来了，我的爱情就来了；夏怡走了，我的爱情也完了。

宁静：姐可以搞定全世界，唯独在你面前栽了。

陶琳娜：爱一个人不是他为我做过什么，而是我为他做过什么。

那一场呼啸而过的轻狂青春

我们繁华相爱

终和风华雪月无关

流年 我们分手吧

CHAPTER.1

许默年要订婚了，没有通知夏怡。

准新娘是陶琳娜，A市市长女儿和科长的儿子。订婚仪式很隆重，几乎全市都知道了。阿然跟夏怡谈起这件事，夏怡很愕然。她一直不关注新闻，也不关注流言，于是成为整个A市最后一个人知道的人。

阿然问：“订婚酒席你去吗？我劝你还是别去了，太伤人了。”

本来夏怡也是不去的，但阿然后面那句话听得她心堵。她想所有人都料定她要当败兵躲躲闪闪的时候，她就要出其不意，高调登场，这才不枉费她叫了十九年的夏怡。

夏怡说：“去啊，为嘛不去？他请，我就去。”

她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天，许默年打来电话。夏怡心想他母亲的准是阿然三八了。果然，许默年吞吞吐吐了半天也没说到核心，听得夏怡比他还急，只好替他

把话说完：“听说你要订婚了？恭喜恭喜。”

电话那边的许默年沉默了好一会：“嗯……谢谢。”

夏怡问：“怎么不邀请我吗？”

许默年声音低低的：“邀请的。”

然后许默年就告之了日期时间。十九岁的准新郎和十八岁的准新娘，这订婚有搞头，好像要像全世界宣判我们已经爱得死去活来，就算早恋也非得瓜熟蒂落的决心。

夏怡答应到时一定去，还开玩笑说你小子敢邀请我，就不怕我抢了你老婆的风头？

挂了电话夏怡哽咽，哭得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，整个五官都皱在一起。她边哭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真他妈丑，不管是哪个男人见了都得跑。

夏怡却任由眼泪挥洒。一是她实在控制不住情绪，二是就当祭奠自己消亡的初恋。不过她在内心作了决定，这辈子，再也不会为第二个男人这么伤心伤肺地痛哭。

夏怡喜欢许默年其渊源深远，需追寻到小学。她第一眼看见许默年，就中了一见钟情的毒。

那是五年级的夏令营，刚抵达营区的她从校巴走出来，看到对面校巴也走下来一群学生。许默年就在其中，白衬衣白裤子，领口还系着绯红的蝴蝶结。暖黄的光芒打在他脸上，又从他碎钻的眼里晃出来，他纤尘而不染如天使……

夏怡一头栽了进去，万劫不复。

整个营会，她在方圆几十里目光所见之处寻找他，每次视线落到他脸上，眼

睛就像摄像机的镜头“咔嚓”定格了。

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邂逅的诠释除了“命中注定”，还有个定义是“不得不见”。她想她跟许默年的邂逅是“命中注定的不得不见”，上帝把她拉出娘胎，就算计好了她是许默年的人，这辈子身和心都要全投入地为他奉献。

营会结束后，她打听到许默年的学校班级，仅半个学期就给他写过五十三封情信。这对当时写检讨只会重复“老师(师)，我错了，在(再)也不会有下一次了……”的她来说，多么不易。

可许默年坐定如山，对她的攻势毫无反应。五十三封信，他只给她回复过一封，短短四字：“学好中文。”

夏怡的写作水平真的很烂，字也难看到了极点，宁静就没少拿她的信取笑她。其中比较经典的几封是：

“今天学校组织秋友(游)，我在南苑小学门口见到你，我好高兴。”

“今天我还是相(想)告诉你，昨天见到你，我是真的很高兴。”

“我又相(想)起前天我见到你，于是又很高兴了一天……”

“你真的很帅你知不知道？眼镜(睛)大大的，头大大的，手大大的，身高也是大大的……我今天专成(程)去南苑小学看你，你带(戴)着一只(顶)鸭舌帽，就好比是一只唐老鸭可爱……”

初一夏怡很幸运地跟许默年上了同一所学校，班级也隔得不远。这简直就是把大灰狼丢进羊圈，夏怡高兴得在路上踩到狗屎都觉得是香的。

有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，她一天到晚偷看他、骚扰他。可他真的很安静，最大的爱好是去图书馆阅读。每到这时，夏怡就跟过去抽风，一会把书弄得哗哗响，一会又爬在窗台上撞翻花盆，其间不停上厕所、喝水、吃点心……直到他受

不了把视线放到她脸上为止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通常这时他会皱起他好看而英气的眉，但并不会真的生气。他性格很温顺，她从未看他红过脸。

“嘿嘿。”夏怡吃准他的性格，一脸无赖地瞅着他，“没什么，你继续看，我就是想告诉你我在这里。”

于是他就继续看书了。

而夏怡继续看他。

相识久了后，夏怡发现他其实是口硬心软，面对她时态度冷冰冰的，行动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一旦她生病啊，被老师罚站啊，跟女生打架啊，种种时候，他都像个神奇的 Superman 突然降临，解决掉她的麻烦后又突然消失。

夏怡从不担心他被人抢走。他情商很低，对女生都很冷淡，也分不清美丑。夏怡曾把宁静的相片拿给他，问他怎么样。他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：“还可以。”

夏怡酸溜溜地问：“哪里可以？”

“外景不错，采光和拍摄度也可以。你要照相？”

“什么？就这样？”她不死心，“你再仔细看看。”

那张相片里宁静穿着白色的裙子，面色恬静，站在一大片紫色的薰衣草田里，就像一朵纯净洁白的云。相片曾在学校元旦晚会放大成海报挂在通告栏上，引起滔天轰动，不管哪个男生都要为之疯狂的啊！

许默年于是又认真看了看，眉头皱得死紧，仿佛那是比奥林匹克还难解的题“嗯……照相馆的 LOGO 也设计得不错……”

夏怡差点笑翻。

对于少女时代的夏怡，许默年就像一个遥远而粉红的梦，她从没有想过能得

到他。她以为这样单方面的纠缠会一直持续，直到她老死的那天。可高一的夏天，一切逆转了——

依稀记得那是个艳阳天，傍晚的火烧云从眼际一直滚到天边。许默年站在空荡教室的讲台上，放下手里的值日本。

“我们交往吧。”他抬起头来，口气像往常说“我们走吧”一样轻松随意。

“好啊，我们走。”夏怡下意识捞起书包朝门口走去，两步之后身体定格。

她的头脑长达了整整三分种的空白，转过身来，傻不拉叽地问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你每天缠着我，交不交往都一样。”

“唉？”夏怡又傻了三分钟，“……当我前面那个问题没有问。”

2.

夏怡决定一定要在订婚酒席里抢陶琳娜的风头，让许默年后悔自己看走了眼，让旁观者全都唾弃他看走了眼！这意味着她要高档衣服、美丽造型、精致妆容……用广大通俗的翻译解释就是：银子，人民币！

夏怡把手伸进衣兜里，只掏出一沓没用完的餐巾纸。

夏怡给宁静打电话：“姐妹，我穷翻了，搞点银子来花花。”

宁静很豪爽地问：“卡号？”

夏怡拒绝：“不不，我的意思是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。”

然后宁静花了十分钟说服她没成功，花了一分钟打电话帮她搞定工作。

在夏怡眼里宁静一直是神通广大用来膜拜的。世界上就没有她办不到的事，没有她走不过去的路，没有她疏不通的人。

可用宁静的话说来：姐可以搞定全世界，唯独在你面前栽了。

夏怡经常感叹：“为啥你就那么厉害呢？”

宁静说：“傻丫头，你以为我真是神？我就是一凡人，只是我比任何凡人都能忍。”

宁静真的很能忍，她给自己取了个外号叫“忍者神女”，创造了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的神话。她经常游串在 Pub、酒吧各种夜店里，靠着她的忍计虚迎奉承形形色色的男人，从中获得好处。每坐上一个男人的车她都会带刀。有次一位大叔不放她下车，她用刀架着对方的脖子说：“你必须，送我，回家。”

夏怡问你就不怕他们寻机报复吗？

宁静笑了：当然，心虚的是他们，他们瞒着家庭在做坏事，有什么理由找我麻烦？再说了，我要的钱不多，不过就是他们喝几瓶 VSOP、XO 的价钱。

不捞钱的时候宁静穿着最朴素的衣服，扎着最朴素的马尾辫，混在一大堆朴素的女孩当中。除了她的面孔和身段比其他女孩更漂亮惹眼，她看起来与常人没有任何不同。

当然她臭名在外，曾不止一次有人跑到夏怡面前：“你就是宁静？你他妈是个烂妓女。”

夏怡想告诉骂她的每一个人，你们搞错了，她不是宁静，宁静也不是妓女。

她认识宁静的时候，宁静和任何纯洁的孩子一样天真无邪。七岁的她扎着双马尾，站在通光的讲台上，用细声细气的声音说：“我叫宁静，宁是宁静的宁，静是宁静的静。”

一晃眼，十九岁的她已经江湖老辣：“老娘宁静，宁是宁缺毋滥的宁，静是静若处子的静。”

每次想到这，夏怡都会忍俊不禁：“小时候被你纯洁的小样骗了啊。”

“什么话，从前现在将来，我都是始终如一地纯洁。”

夏怡知道，她当然是纯洁的，即便有妖精的潜质，她眼睛里流露的仍是最真挚的纯洁。

夏怡看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脸，眉清目秀唇色略带点苍白，虽没有宁静漂亮但也是漂亮的，属于女孩中即便穿统一校服也格外出挑的那种。

感情的失败让她差点以为自己就要成为嫁不出去的老姑婆。

事实上，追夏怡的男生很多，虽不像宁静的追求者那样车载斗装，排个小小的补习班还是没问题的。

不过夏怡始终觉得，有一堆的三品男人追自己，还不如一个一品的男人追自己已有成就感。可惜，整个“补习班”的男人都是三品的，连个二品的都捞不着。

夏怡为了一品的许默年含辛茹苦兢兢业业，到头来却成了个屁。

屁就屁吧，夏怡想，别人把她当屁她可不能把自己当屁！

这样想着，从“比她美”女子沙龙走出来又逛了圈商城的夏怡觉得 Money 花得一点也不心疼，人争一口气，树为一张皮。夏怡很满意路上频频回头的惊艳视线，这证明她的魅力所在。

许默年和陶琳娜的订婚宴设在全市最高的酒楼，名字很好听“金座”。那可真的是有真金白银雕刻的座位，大理石地面和墙壁映着水晶吊灯光，整个酒店金碧辉煌。

当然，这些都是听阿然说的。

阿然的原话说得更神乎其神：有钱人都不一定去得了“金座”，就算是里面的服务员都要求很高，要关系的。去那混饭局的大多是达官贵人，市长啊、局长啊、

科长……对了，你够幸运还可以见到明星。

夏怡家境很好，她爸夏志仁是鞋厂的老板，还有一票子高官亲戚。夏志仁经常出入这种场所，有“金座”的VIP，不过他一次都没带夏怡去过，夏怡也不稀罕。

夏怡这个人性格双面。在喜欢的人面前率性可爱，像个长不大的孩子；在不喜欢的人面前高傲冷漠，给谁个笑脸都是天大的恩惠。

许默年订婚当日，“金座”3—8层全被包了，挤满了人。地下停车场的小车都停放不了，排到外面的广场上，造成堵车场面……

夏怡当时觉得很夸张，后来去上洗手间看到长龙队伍一直蜿蜒到楼梯口，想这才是真的夸张。

夏怡漂亮的衣服被挤得皱了，光滑的鞋面被踩了又踩，美丽的发型早就散了，四周没有镜子，只好匆匆地用皮筋扎成一把。人实在太多，她和阿然被人流冲散了。这么不巧，手机又没电，联系不上。

3.

夏怡感到越来越透不过气，冲到露台上去吹风。没想到那里早有人捷足先登，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。男生单手撑在墙壁上，个头很高，高大的身形完全笼罩了贴在墙壁上的女人。

他们的动作……Kiss？

夏怡下意识往后退，谁知后面都是人，踩了谁一脚，紧接着被一声炸响的女高音吓到。

夏怡回头：“抱歉。”

那人不高兴地推了她一把：“怎么着你，后面都不长眼睛的啊。”

夏怡一个踉跄又被推回露台，她不愿意地站直身体，想“我后面没长眼睛，不过你后面也许长了”。再抬头时 Kiss 那对情侣的女生不见了，男生还在，嘴唇上沾了点大红色的口红，嘴角叼着烟，正一副傲睨天下的表情看着夏怡。

夏怡没想到她会遇到传说中的流氓人物，原野，还是以如此戏剧化的场面。

她想她当时的表情一定表达出来了内心所想：怎么，流氓也能出入“金座”？不然原野看她的眼神不会这么不爽。

“认识我？”他把烟从嘴里拿下。

夏怡摇摇头：“不认识。”

“那很好。”他把烟又叼回去，咬着烟头模糊不清地说，“你祈祷以后也别认识。”

语气又拽又不可一世。他以为自己在拍电影？还摆 Poss！

夏怡一向懒得理鸟人，转身离开露台。然后她看到和她一样侧着脸的许默年，他站在大厅正前方的礼台上，右手被陶琳娜挽着，左手握一支麦克风。

白色西装，黑亮短碎，少年漂亮的手指轻扣，如象牙雕刻的杯托。

夏怡的眼睛有些闪痛，脑子里出现类似飞机划过的轰鸣，而后是司仪高调的声音。他在问许默年：“准新娘漂亮吗？”

许默年表情茫然，看起来并不在主题上。

司仪圆场：“他太紧张了，准新娘把他迷得七荤八素……”

满堂哄笑。

司仪再问：“准新娘这么漂亮，再给你个要不要？”

许默年似乎真的很紧张，他看着穿过层叠人群走到礼台上的夏怡，茫然地呆了半秒：“要。”

又是满堂哄笑。

司仪再次圆场：“要也不行。准新娘只有一个，你要好好珍惜。”

台下掌声和口哨声交错响起。这时的夏怡绕过司仪，直接走到许默年面前。在所有人未来得及反应时，拉住他的衣领强迫他低头，吻了他的唇。

是啤酒的味道，涩涩的，跟想象中完全不同。

夏怡放开手，舔舔唇，她抬头看着许默年那双明眸，他也正看着自己。看她的眼水光闪闪，表达的信息是什么？激动？高兴？厌恶？还是为难？！

夏怡不知道也不想知道。

她紧接着给了他一巴掌，很响，透过麦克风传遍了整个大厅。

夏怡想她喜欢了他这么久，应该从他身上得到点什么，那么就索取她朝思暮想的那个吻吧。而这一巴掌的意思是我们完了，去你大爷的狗屁承诺！

整个大厅都混乱了，许默年是发蒙的表情，陶琳娜是惊愕的表情，司仪是呆滞的表情。夏怡赶在保安遣送她离开前，自觉走出了“金座”。

极力想要忍住的，眼泪还是落了下来。

她想起她跟许默年分手的场景。时值花开，成荫的木槿林白花点点、光影斑斓。许默年隔了她点距离站在一块长满青苔的大石头上，他的表情有些局促，眼神一直盯着那块石头。

夏怡想这个场景这个气氛还有许默年欲言又止的样子，应该是她人生中交出第一吻的时刻。等了一会她忍不住了，捋捋额前被风吹乱的发：“怎么，你不是有话要说？”

许默年半天才开口说：“也许你会觉得这个要求很过分。”

“不会的。”

“如果你不答应，我……”

“我怎么会不答应!”

“你答应?”

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”

“你知道?”

“嗯，你快说吧。”

许默年深吸口气：“夏怡，我们分手吧。”

夏怡心如小鹿乱撞，脸泛红晕：“好啊，我答应你!”

就跟他们的爱情开始一样：“我们交往吧”“好啊，我们走”，他们的爱情这样结束了：“夏怡，我们分手吧”“好啊，我答应你”。

夏怡永远输在她不了解许默年的心思，不了解他下一秒要说什么，但是她又总是自以为很了解地去揣测他的想法。夏怡于是又陷入头脑空白中，呆呆地僵硬地站在原地，等她反应过来，许默年已经走了。

第二天，她在校门口看见许默年跟一个女生走出学校。起初，他们隔了几米远，混在放学的人流中看不出是一起的。直到离开学生蜂拥的车站，两人的距离才缩短，渐渐走在一起。

夏怡站在街角，木然地看着许默年从车棚推出一辆自行车，女生坐在他的车尾一起走掉的画面。以后的每天，都是如此……

那个夺走许默年的女生，就是准新娘陶琳娜，低她和许默年一个年级。

长相中上，个子1.55米都不到，站许默年身边尤其显得许默年高大。虽然长相和宁静夏怡没法比，但听说为人很有手段，异性缘好到不行。

今年秋天她刚入校就成了红人。一是她A市市长女儿的身份，二是她高出高考录取线一百三十分的传奇，三是在沉闷且毫无新意的新生会致辞上，她说：“我